



日岭古道悠悠

里应：寻一份悠悠古道悠悠情

陈培芳
一条日岭，将乌峰应氏族人分开了来，岭东曰外应，岭西曰里应。

曾一度分不清里应和外应两村，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把里应误写成了外应，闹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，直到一年多前去外应村走了一遭，邂逅了那里的百年鸳鸯廊桥。随处可见的石头，才辨明了里外应村，但心里也有了一份记挂：既已走了外应，何时也该去里应走一趟，赏一赏其中的风土人情，品一品里外应的不同之处。

大自然是最懂得时令的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处暑有如此描述：“七月中，处，止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前两日处暑刚至，气温便瞬时降了下来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连日的绵绵细雨，将之前暑气带来的慵懒之感一扫而尽，也将里应之行付诸行动。

里应村在日岭以西的山脚下，一个普通小村，面积不大，十几分钟能绕村一圈，与外应相比，这里多了分秀气，颇有小家碧玉之意。还未进村，便见村口处正在修葺的应氏宗祠，在中国，宗祠对于一个家族来说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所以有着强烈家族自豪感的应氏后人，对这宗祠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即使生活再困苦，祠堂也一定要修建起来，无论是在村里的，还是在外里的应人，纷纷解囊相助，使得应氏宗祠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村北耸立一片苍老的香樟、枫树、苦槠古树群，相传是应氏开

族太公春麓公所栽。人们常常把高寿的老树称作“风水树”，我知道，那是一个村庄的护佑和福祉。这些常见于江南的乔木，主干在顶端一分为二，再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依次繁衍披散开来，契合了人们开枝散叶、多子多福的愿望，它们世世代代守护着里应村民平安健康，如今是村民夏日纳凉的好去处，也成了里应的一个地标。

“孝悌以肃家声，耕读以务本业”。几百年来，应氏族人谨遵家规，在日岭脚下耕读传家。名声远扬的“应氏三兄弟”便是这里应村人。“应氏三兄弟”皆毕业于清华大学，留学于美国，大哥应尚德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、学者，常驻尼瓜拉加大使馆。二哥应尚才是优秀的机械工程专家、教育家，中国第一辆蒸汽火车的设计师。三弟应尚能是杰出的男中音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、作曲家，浙江大学校歌的曲作者。游子在外，根在家乡，“应氏三兄弟”在各自领域赫赫有名，却一直心系故土，前两年三兄弟的后人回里应寻根，举行了郑重的祭祖仪式，实现了他们叶落归根的夙愿。

在村内远眺山峦，见有怪石傲然，独立苍穹，形如一妇女，村民说那便是闻名遐迩的“日岭夫人”了。“岭上夫人八丈长，年年捧日独朝阳。忽投药水常流液，阴却夷兵似逐羊。曾有雪封成粉黛，谁知苔染作霓裳。三朝宠锡诚非偶，保赤恩深祀事香。”这是《乌峰应氏宗谱》中的《谒日岭夫人》一诗，讲的便是那日岭夫人的传说。日岭夫人早在宋代就远近闻名了，宋代地理著作《太

平寰宇记》记载：“其石五色，望之颇似新妇首饰花钿”。相传古时日岭下为海，日岭夫人新婚不久，一天丈夫出海打渔，遇风浪船覆人亡，她在山上眺望盼归，久之化为岩石，人称“日岭夫人”。相传“日岭夫人”曾多次显灵护驾保国，驱逐夷兵、倭寇，所以这日岭夫人也一再被敕封为“护国夫人”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，碾碎了多少前朝旧事，留下了几多人间佳话，那日岭夫人离我们已有上千年，而古道上的行人也已离开上百年了，如今走在那段悠悠的古道上，似乎还可以听到日岭夫人日夜盼夫归的啜泣声，久远的年代里传来的赶路声，稀稀疏疏的脚步声和咯吱咯吱的扁担声，响彻着整个山岭。那条鹅卵石的山路，伴随着细雨，蜿蜒着，很是安静，两旁是层层桃林，回身眺望，在青山怀抱中，里应村那几十幢古朴的民居沿山脚而建，山色空濛，白墙黑瓦，颇有诗画江南之意蕴。

雨有了越下越大的趋势，洋洋洒洒地沾湿了青石板和鹅卵石，山雨落到了一旁的松柏上，又嘀嗒一声，落到了肩上，湿透了衣襟，正欲归程，抬眼望去惊喜地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块石垒筑的石亭，便加快了脚程躲了进去。亭内有长条石凳数座供行人休憩，“凉风习习习凉风，古道悠悠悠古道”的对联亦颇有趣味。雨好似没有停歇的意思，让人无法继续前行，百无聊赖中开始细细地打量起古道来。从现代的角度来看，日岭古道根本算不上一条好路。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山体

上那些被墨绿色苔藓遮盖的斧凿痕迹依然鲜明，没有炸药和现代工具的年代，面对顽石，只能以硬碰硬，当时的山间大概全是叮叮当当的巨大回音，虎口震裂，石屑飞溅，才有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，进展得缓慢，让人恍然间觉得愚公开始了移山，那样的艰辛，无法想象。而路边的荒草，在风中摇曳着，在雨水的浸润下，显得更加茂盛，不可一世。这当然是一种美，一种荒凉的、颓败的美。

对于这日岭古道，里应村人对它应该是有特殊感情的，无论村子如何开发建设，这古道，不能动。“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，要是破坏，即使以后重新修复，也不是原来的那条古道了。”村干部的话朴实却透露着坚决，也许正是这份世代代坚守的信念，使得里应村的这段日岭古道被完好地保留下来，供世人吟风咏月，抒怀言志，纵情山水间……

小名片：
里应村现属何应行政村，位于萧王庙街道南4公里处，东距日岭1公里，西北为何家村，村民以应姓为主，另有王、徐、张等。因村在日岭西边，故称里应，与日岭东面的外应村相对。村西有马岙溪由南向北流入泉溪。据传村民原姓戴，后衰弱，有外应人入赘分居于此。里应村村域面积0.6平方公里，山里1400余亩，耕地约500亩，村民以种植水蜜桃、雷竹为生。



村内古井



老宅深深



山上日岭亭



鹅卵石铺地



石砌房

旅友视界

初识柬埔寨

汪昆柏
平生喜好旅游，这次捞了个旅行社“尾单”，趁着老年大学放假间隙，游览了一次柬埔寨，初识了当地风土人情。

柬埔寨国土面积18.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1540万，另有华侨人口110万，90%人信仰佛教。全国有20个省3个直辖市，是个农业国。临行前就听说过当地不富裕，不用多花钱，到了那里确实如此。当地经济薄弱，物资匮乏，虽有亚热带气候的一年三熟阡陌良田，却抱着米髻饿肚皮，各种因素制约着这个国家的发展。

在北部暹粒省，从飞机上俯瞰，广袤的大地一望无垠，除了几块水稻田外，大部分是树木和村庄，稀稀朗朗的房屋散落在树林里，土地利用率极低，这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几乎是极大的浪费。据说，柬埔寨土地地分公有、私有两种，公所有者按人口分配，出生增加，死亡抽回。私有则是国民个人向国家购进的土地，具有永久使用权，可以作为遗产继承。由于柬埔寨缺少高山、河流，只有西南靠海，洞萨湖也只是个涸公河流经的泽地，水系极不发达，虽雨量充沛，却无法蓄水，遇到干旱难以灌溉，只能靠天吃饭。

柬埔寨只有雨季和旱季，5至11月为雨季，此外便是旱季，电力不足又制约了工业化发展，没有像样的工业，只有服装、制鞋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而且多为外商投资。柬埔寨电力需要进口，民用电需人民币3元多一度。柬埔寨常年温度在30℃左右，最高时达47℃，所以家禽家畜很难生存，据说早先年中国曾送去一些牛羊作为种群繁殖，但最终经不住高温相继死去。

在暹粒市大街上，我们游览了夜市，没有像样的小吃和小饭馆，但

是水果摊、烧烤摊颇多，价格比中国还高，吃食摊是有的，饭也有，但没有炒菜。柬埔寨人口味重，一碗面要放好多辛辣带酸的调料，如辣椒酱、蒜粒、柠檬水。当地人喜欢吃“白石蛋”，把蛋壳挖个洞，倒入辣油酱，看上去非常美味。

小孩赤着脚满街跑，柬埔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，奉行的是孩子越多越好的信念。这里没有食品卫生监督，也看不到警察，交通无红绿灯，自然形成的规矩是人让车，当然也没有人行横道，大街上没有公交车，除个别有钱人开的高档小车以外，平民百姓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，所以摩托车数量颇多，倒也未见阻塞、碰撞，大家相安无事，来去自如，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。

街道以槟榔、椰子、棕榈树为行道树，此外还有别具特色的桐油树，不去注意还以为面前矗立的是一根光溜溜的电线杆，抬头望了枝叶，才发现这是一棵树，据说将这树割一刀，用火烧，能烧出油来，桐油树因此得名。

第二天，我们参观了吴哥窟，古窟分大吴哥和小吴哥，那是9至14世纪国王吴哥鼎盛时期作为祭祀所造的神庙，有神塔、长廊、姊妹庙等，全部建筑以巨石砌成，虽年久失修，但仍大气恢弘，不失庄严肃穆。吴哥窟绿树映掩，周围有生长了几百年的名贵树种，如小叶紫檀、沉香木、黄梨梨等，吸引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，为当地带来了不少的旅游收入。

这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国度，犹如藏在深闺人未识、未经装扮的少女，既有光辉的岁月，又有血泪的历史，古朴原始的自然景观与善良淳朴的人民构成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柬埔寨人民一定能慢慢崛起，不断发展，进入新时代。

旅游资讯

“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”首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

9月1日，参观者在“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”首展上拍摄展品“唐韵”。当日，“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”首展在位于郑州市的河南博物院开展，300件展品集中亮相。

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

